

欢迎投稿:qlwbzd@163.com

电影节随记▶▶

错了就改

戛纳,我们是来干活儿的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革命不是请客吃饭

结束为期两周的戛纳电影节采访回到国内,同事们开玩笑说得最多的话是:看,你都晒成了大麦色,戛纳比较养人啊!

每听此言,我都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,这其中的缘由是:戛纳的阳光和海滩确实旖旎宜人,但那不属于在戛纳采访的记者们,用娱记们的“行话”说,“我们是来干活的”,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戛纳之行也不是游山玩水。

说戛纳之行不是游山玩水,首先来自时空的颠倒和语言的隔阂。与国内体育记者采访国际赛事大多有人组团前往不同,文娱记者采访国际电影节都是单打独斗。法国绝大多数人说法语,年轻白领会说少量的英语,据说,他们看不起说英语的人,这对说着英语出国的我们来说就碰到了困难。

巴黎,上火车不检票

5月16日到巴黎准备转火车到戛纳,到达巴黎里昂车站售票处,才发现我要买的那个时间的高铁票(比中国普通动车还慢许多)已经售罄,但我必须坐这班车去戛纳,要不就赶不上电影节的开幕式了。无奈,法语、英语、中文、身体语言并用,向售票小姐请求能否给我一张“站票”,其实这种事情在国内的火车运营中很常见,但售票小姐微笑着拒绝了我,并向我推荐下一班车。费尽口舌说了接近十分钟,

售票小姐始终不松口。我很愤怒地拉着行李跑向站台,好在法国的站台并没有检票环节,我得以顺利地上车补票,在餐车里晃荡了五个小时如期赶到戛纳。

戛纳采访,尼斯住宿

戛纳是富人的天堂,房子很贵,类似于青年旅馆的小房间,每晚100欧元以上,合人民币800多元,无奈,很多中国记者包括我住到离戛纳30公里的尼斯市,每天坐40分钟左右的火车往返戛纳和尼斯,在戛纳采访写稿,在尼斯住宿。幸好法国人比较热情,如果你向法国人问路,但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条路怎么走,他会帮你问别人,甚至走数百米把你送到目的地。

在戛纳,采访也有纠结。对于一位“有追求”的资深电影记者来说,在戛纳这



本报记者在戛纳电影节采访费翔。

样的国际场合,当你采访的多是国内热播电视剧的熟脸时,你应该感到丢脸。不知道是去游山玩水还是去卖片,反正国内影视界对戛纳“有感情”,业界忽忽悠悠去的人很多,少数是参赛,比如姜文的《浮城谜事》,大多数是没有任何作品参赛、展映,带着代言品牌的嘱托就去了,还跟着走红毯,并且拉着华语媒体记者让你采访他(她)。说实在话,他们不过是在国内电视剧领域混了个脸熟,在电影界还属于新人,去戛纳这样的电影界最高殿堂纯属指油赚名气。

各国美女行注目礼

在拒绝了国内最红的两个电视剧演员的约访,拒绝了声名狼藉的某香港大牌女演员的约访后,我约了世界电影界多位对中国电

影发展能发出振聋发聩声音的人士采访,包括印度制作人、导演阿努拉格·卡夏普,包括中国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,在好莱坞大片压境华语片堪忧的情况下,他们的声音能够真实地反映华语电影、亚洲电影的实情和经验。

说戛纳不是游山玩水,不代表你无视世界上最为出色的海滩。在当地时间5月26日下午完成所有的采访后,我和同事刘玮终于有了两个多小时的空闲时间,此时,北京时间已经是5月26日晚上11点——走,去享受戛纳的海滩。因为当时海水还比较凉,当刘玮换上游泳衣在戛纳的海里以标准姿势畅游时,世界各国美女一起行注目礼。我选择了躺在海滩上晒太阳,此时,生物钟终于回到北京时间,在戛纳湛蓝的天空下,我竟然睡着了。

读者评报▶▶

数据有误

5月29日A11版《今年大蒜预计整体减产25%》,文中第四段“根据金乡县商务局的统计,2011年,金乡大蒜种植面积约为71.8万亩,金乡及周边种植面积约为220万亩。而今年金乡大蒜种植面积约为68万亩,金乡及周边种植面积约为200万亩,较去年分别减少6%和4%。”数据有误。68万亩较之71.8万亩应该是减少5.3%,200万亩较之220万亩应该是减少9.1%,句中的“分别减少6%和4%”应为“分别减少5.3%和9.1%”。

感谢读者指正。这一数据来源于金乡县商务局的官方统计,经再次核实,这两个数据确实出现了计算错误。由于记者当时没有对这两个数据进行验证,造成了见报差错。对此,特向读者道歉。

读者 刘学英

行政拘留?

6月1日A12版《买彩票赔钱身绑“炸弹”劫人求死》,文中最后一段“张某已被行政拘留”。张某虽然犯罪未遂,但其行为触犯了法律,应该属于刑事案件,却仅仅是行政拘留,是不是搞错了?把“刑事拘留”误为“行政拘留”了吧?

读者 刘学英

读者对行政拘留处罚提出疑问是对的。据主办此案的民警介绍,起初认为该男子精神受刺激,精神出现问题,且本意并非抢劫银行,也并非伤害他人,所携带“凶器(二脚脚)”危害性不大,遂决定从轻处理。但慎重考虑,该男子的行为牵涉到金融机构,给他人带来精神伤害,造成恶劣影响,于次日依照相关法律将男子刑事拘留。目前,男子被羁押在郓城县看守所,案子已提交郓城检察院。

读者 崔如坤

用剩下的琴弦演奏

作者:杰克·里曼尔 翻译:张维

再一跛一瘸地走下台去换另外一把提琴或者换根琴弦。

但是,帕尔曼没有这样做。他仅仅稍停片刻,闭上眼睛稳定了一下情绪,接着就示意指挥重新开始。

管弦乐队的音乐声再次响起,他从刚才停下来的音符接着演奏。随着乐曲的展开,他演奏得十分投入,激情澎湃,扣人心弦,听众从未听到过如此美妙的演奏。

当然,任何人都知道小提琴协奏曲仅靠三根琴弦是不可能完成的,在场的听众都清楚这个基本常识,可是这天晚上帕尔曼似乎对这个不争的事实置若罔闻。只见他不断地变奏,不停地换把,演奏的技巧临场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有那么一会儿,他在这三根琴弦上演奏出了全新的音调,这种音调听众们以前从未听过。

当帕尔曼演奏完最后一个音符,大厅里先是一阵难以置信的寂静,接着所有人都站起来齐声欢呼,听众席的每个角落都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大家都站在那里,掌声、欢呼声惊天动地,所有人都通过各种方式对他刚刚完成的演奏表示由衷的敬佩。

帕尔曼笑了,他擦掉额头上的汗珠,举起琴弓示意大家安静下来。随后他用一种淡定、谦虚、深沉的语调对大家说:“你们都知道,有时候艺术家的职责就是利用有限的东西最大程度地发挥艺术才能,尽可能地创造出最华美乐章。”

这番话语从此深深铭刻在我的心田。它不仅仅是针对艺术家而言的,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裨益,因为这是对人生的诠释。

台上的这位大师一直都是用四根弦的小提琴演奏着美妙的音乐,然而这次音乐会,因为意外,他的小提琴上只剩下三根弦。于是他就用这三根弦继续演奏。那天晚上他用这三根弦的小提琴演奏出来的乐曲似乎比以往更美妙,更圣洁,令人终生难忘。

生活在这个瞬息万变、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,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在演奏着自己的音乐,开始时我们都有四根琴弦,演奏起来得心应手,到了后来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少一根琴弦,然而我们仍然要竭尽全力,用剩下的琴弦来完成我们华美的人生乐章!



秘密的朋友

作者:单西亚·克赛 翻译:邓笛

8岁的安迪·布雷姆勒不幸患了癌症。在住院期间,问候的卡片和鼓励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,有些来自同学,有些来自邻居,有些来自亲戚。安迪把这些卡片张贴在墙上,把信件装订成册,一遍又一遍地看,心中充满了温暖与病魔斗争的力量。可是,当他离开医院回到家养病时,就再也没有收到这样的卡片和信件。

安迪每天都会去查看家里的信箱,拆看他可以拆开的每一封信,甚至包括广告、传单、银行账单。他的母亲琳达每每看到他失望的表情,心里很难过。

突然,她想,安迪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不是她能左右的,比如吃药、打针、化疗,但是有一件事是她能够做到的,那就是写信。从此,她每天都给儿子写信,信的结尾署名“你的秘密的朋友”。

安迪每次收到“秘密朋友”的来信总是显得非常激动。一天下午,他趴在餐桌上画画。他喜欢画画,经常把他画的画送给妈妈。当他注意到妈妈走过来看他画画时,他说:“妈妈,这次我画的画不是送给你的,是送给我的秘密朋友的。”安迪把他的画卷起来,收藏在抽屉里。

晚上,琳达在安迪睡着后,从抽屉里拿出那幅画,她发现在画的一角,安迪写

了几个字:“妈妈,谢谢,我爱你!”

琳达继续充当儿子的“秘密的朋友”,尽管她知道这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,然而安迪至死也没有说破这件事。

在整理儿子的遗物时,琳达发现了一本通讯录,上面记载着安迪参加癌症儿童夏令营时认识的一些孩子的名字。这让琳达萌发了一个想法,她给通讯录上的每一个孩子都写了一封信。不久,她收到了一些回信。

“谢谢你,有一个孩子这样回复道:‘我没有想到除了父母之外,还有人知道我仍然活着。’”

在以后的10多年里,琳达继续给患癌症或其他疾病的儿童写信。同时,她还在伊利诺伊州创立了一个志愿者组织“爱的传递”。

依靠微薄的捐助款,“爱的传递”的志愿者每个月给患病儿童寄大约7000封信函、卡片或包裹,每年的圣诞节还要寄大约1100份礼品和食品。这些数字每年都有所上升。

“这件事我们要不停地做下去。”琳达对采访她的记者说,“这些孩子需要知道自己没有被别人遗忘,我们要尽可能地给他们送去爱和鼓励。”说到这里,她的眼睛湿润了,然后补充道:“我们不会再让查看信箱的孩子失望了。”

译文

编辑:李皓冰
邮箱:2009fanyj@163.com